

怜香不尽千词客, 召乱何关一美人

——古代马嵬题材咏史诗内涵略论

邓 凌 云

(湖南科技学院 中文系, 湖南 永州 425100)

[摘 要] 与李隆基杨玉环情感悲剧关联的安史之乱,使唐由盛而衰,杨妃命丧马嵬。“怜香不尽千词客”,唐宋元明清各朝许多诗家给予深情咏叹。内涵之[表达叹时惜玉的感伤,之二对悲剧主人公的是非恩怨作情感判断。这种判断随着时代更替而各异:唐人多责李悯杨,宋则指杨为妖,斥红颜祸国。元明清三朝多斥李之薄情寡恩与荒于国政。

[关键词] 马嵬; 咏史诗; 叹时惜玉; 情感演变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1)02-0091-04

一 叹时惜玉的感伤情调

李隆基与杨玉环的情感悲剧,特别是杨妃被赐死马嵬的感伤史事,唐宋元明清代有吟咏,而中晚唐尤多,仅中唐张祜就有十多首。其《集灵台》“昨夜上皇新授篆,太真含笑入帘来”;《华清宫四首》“天阙沉沉夜未央,碧云仙曲舞霓裳。一声玉笛向空尽,月满骊山宫漏长”;《马嵬坡》“尘土已残香粉艳,荔枝犹到马嵬坡”;《太真香囊子》“蹙金妃子小花囊,消耗胸前结旧香”;《雨霖铃》“雨霖铃夜却归秦,犹见张徽一曲新。长说上皇和泪教,月明南内更无人”等,分别写到杨妃含笑入宫侍寝、玄宗半夜骊山观霓裳吹玉笛、妃子刚自缢而荔枝到马嵬、美人魂逝而香囊犹在、玄宗西去闻夜雨而谱“雨霖铃”^[1]等史事。这些诗除隐括史事外,大多流露叹时惜玉的伤感情调。

如刘禹锡《山乡驿楼伏睹玄宗女几山……》“开元天子万事足,唯觉当时光景促。三乡陌上望仙山,归作霓裳羽衣曲……天上忽乘白云去,世间空有秋风词”;张继《华清宫》“天宝承平奈乐何,华清宫殿郁嵯峨。朝元阁峻临秦岭,羯鼓楼高俯渭河。玉树长飘云外曲,霓裳闲舞月中歌。只今惟有温泉水,呜咽声中感叹多”;张祜《华清宫四首》“风树离离月稍明,九天龙气在华清。宫门深锁无人觉,半夜云中羯鼓声”。诗中明君、盛世与美女之前后对比鲜明,流露出对盛世的神往与对乱世的叹息。晚唐吴融“中原无鹿海无波,凤辇鸾旗出幸多。今日故宫归寂寞,太平功业在山河”(《华清宫》),诗人虽身逢衰世却仍在唱盛世赞歌。他如“绣岭宫前鹤发翁,犹唱开元太平曲”(李洞《绣岭宫词》);“莫奏开元后乐章,乐中歌曲断人肠……一自犬戎生蓟北,便从征战老汾

阳。中原骏马搜求尽,沙苑年来草自芳”(薛逢《开元后乐》);“忆昔开元时,承平事胜游。贵妃专宠幸,天子富春秋。月白霓裳殿,风干羯鼓楼……早梅悲蜀道,高树隔昭丘……至今汤殿水,呜咽县前流”(温庭筠《过华清宫》)等,这些诗魂牵梦绕的盛唐情结时萦于怀,世衰玉毁的伤逝情绪也挥之不去!

宋以后诗亦有此盛衰之叹:“上皇西去杨妃死,蛮海迢迢千万里……醉歌一曲荔枝香,席上少年皆断肠”(宋陈襄《荔枝歌》);“梁州一曲当时事,记得曾拈玉笛吹。端正楼空春夜永,小桃犹学淡燕支”(宋黄庭坚《和陈君仪读太真外传五首》);“百年废兴增叹慨,当时数子今何在?……荒原活水弃不休,时有游人打碑卖”(宋张耒《读再起颂碑》);“御前羯鼓透春空,笑觉花奴手未工。一曲打开红杏蕊,须知天子是天公”(宋范成大《题开元天宝遗事》);“忆昔玉环赐浴时,红楼绮阁香风吹。头上宝钗凉欲堕,莲步轻扶双侍儿”(明张羽《温泉宫行》)等,都在感喟消逝的盛世与绝代佳人!

然而更多是叹玉碎马嵬、美人长逝。如贾岛《马嵬》“长川几处树青青,孤驿危楼对翠屏。一自武皇惆怅后,至今来往马蹄腥”;徐夔《再经华清宫》“肠断将军改葬归,锦囊香在忆当时。年来却恨相思树,春至不生连理枝。雪女冢头瑶草合,贵妃池里玉莲衰”;林宽《华清宫》“殿角钟残立宿鸦,朝元归驾望天涯。香泉空浸宫前草,未到春时争发花”;韦绚《杨太真》“金钗堕地别君王,红泪流珠满御床。云雨马嵬分散后,骊宫不复舞霓裳”;崔道融《马嵬》“万乘凄凉蜀路归,眼前珠翠与心违。重华不是风流主,湘水犹传泣二妃”等。上述诗中,“来往马蹄星”,“将军改葬归”,“贵妃池里玉莲衰”,“香泉空浸宫前草”,“骊宫不复舞霓裳”,“万乘凄凉蜀

[收稿日期] 2010-12-14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科规划项目“唐代诗歌与人文精神研究”资助(编号:05YB152)

[作者简介] 邓凌云(1979-),女,湖南双峰人,湖南科技学院中文系讲师。

路归”,随处可见那种风物依旧,情景如昨,而昔盛今衰,香消玉碎,悲怀不已的伤感。再如罗邕“惟有贵妃歌舞地,月明空殿锁香尘”(《驾蜀回》);许浑“贵妃没后巡游少,瓦落宫墙见野蒿”(《骊山》);赵嘏“霓裳一曲千门锁,白尽梨园弟子头”(《冷日过骊山》);高蟾“重门深锁禁钟后,月满骊山宫树秋”(《华清宫》)等,面对冷落、荒寂与萧条的空殿、宫树与梨园,无不流露出盛衰沧桑之伤感。文人墨客情,伤心在马嵬。冤气和烟升,长感往来人,这就是高骈《马嵬驿》的诗意:“玉颜虽掩马嵬尘,冤气和烟锁渭津。蝉鬓不随銮驾去。至今空感往来人。”

宋以后感伤气氛仍在漫延,诸如:“扶风乔木夏阴合,斜谷铃声秋夜深。人到愁处无不会,不关情处总伤心”(黄庭坚《和陈君仪读太真外传五首》);“汉庙衣冠照碧磷,唐陵翁仲作黄尘。马嵬坡上棠梨树,犹占秦原几日春”(元马祖常《杨妃墓》);“上皇卷甲三川外,父老含悲长庆前。世间万事多反复,自古欢娱不为福”(明李东阳《马嵬曲》);“尤物艳骨化黄土,山前不改旧温泉……泉声如泣日将暮,山鸡乱鸣上林树”(明张羽《温泉宫行》);“魂归海上踪难觅,香散人间粉尚留。南内凄凉歌舞歇,红桃一曲双泪流”(清周乐《马嵬驿》);“香囊消解玉鱼凉,万里陵园白露荒。听说西宫恩幸少,梅花犹得落昭阳”(清袁枚《再题马嵬四首》)等,“总伤心”、“棠梨树”犹“几日春”、“父老含悲长庆前”、“泉声如泣”山鸡鸣、“粉尚留”而“歌已歇”、“万里陵园白露荒”等,这些都是在感伤开元盛世的消逝与绝世美人的消亡!

二 唐之责李悯杨与宋之“女人祸水”

(一)唐人之责李悯杨

“君王游乐万机轻,一曲《霓裳》四海兵”(李约《过华清宫》)。中晚唐马嵬诗的感情取向,除吊古伤时以外多为责李悯杨。首先责李荒淫误国,如白居易“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长恨歌》);“华清宫里打擦声,供奉丝簧束手听”(崔道融《羯鼓》);“新丰绿树起黄埃,数骑渔阳探使回。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万国笙歌醉太平,倚天楼殿月分明。云中乱拍禄山舞,风过重弯下笑声”(杜牧《华清宫三首》)等,分别言明皇之重色误国、沉湎于羯鼓等声乐歌舞,以至于“云中乱拍禄山舞”,“舞破中原始下来”。

李商隐咏史诗向来以讽刺深婉著称,其《华清宫二首》“华清恩幸古无伦,犹恐蛾眉不胜人。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暂蒙尘”;“朝元阁迥羽衣新,首按昭阳第一人。当日不来高处舞,可能天下有胡尘”?前首言玄宗宠幸杨妃,往古无与伦比,甚至比当年周幽王为博褒姒一笑而烽火戏诸侯还有过之无不及,“邈方不许贡珍奇,密诏惟教进荔枝”(韩偓《荔枝三首》),即是显例。后首言其沉湎于骊山歌舞,以至烽火起渔阳。但从“高处舞”、“有胡尘”的因果关系看,诗中不无责杨之意。

其次责李薄恩寡情。李商隐《马嵬》曰:“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闻虎旅传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玄宗由蜀返京而为太上皇,近乎山河易主,清

人郑板桥《南内》曰“南内清凉西内荒,淡云秋树满宫墙。由来百代明天子,不肯将身作上皇”,杨妃命丧马嵬,死生阴阳两隔。目下虎旅宵柝空闻,更无鸡人报晓,到处是说不尽的凄凄惶惶。回想六军驻马赐杨自缢与当年君王妃子“世世为夫妇”的盟誓,做了四十多年太平天子的明皇太薄情、太没本事了,竟然不能像普通丈夫那样保护他的妻子。一句“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把明皇的虚伪、自私、软弱与世人怜香惜玉之情,全部曝晒在光天化日之下!

再次为杨妃翻案。唐诗多在责李的同时悯杨,甚或直接为“女人祸水”论翻案。但杜甫、刘禹锡等诗人,常把安乱之祸水泼在玉环身上,杜甫《北征》曰“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姒。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意谓周幽王宠褒姒,殷纣王宠妲己,都招致亡国之祸。他们与玄宗宠幸杨妃引起安史之乱相似。但马嵬兵变时明皇当即赐死杨妃平服了军心,因之尚值得称道。刘禹锡《马嵬行》曰:“绿野扶风道,黄尘马嵬驿。路边杨贵人,坟高三四尺。乃问里中儿,皆言幸蜀时。军家诛佞幸,天子舍妖姬……”两诗中无论是杜甫言“中自诛褒姒”,还是刘禹锡言“天子舍妖姬”,女人祸国的意图十分明显。郑畋《马嵬坡》“玄宗回马杨妃死,云雨难忘日月新。终是圣时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言唐玄宗在关键时刻割舍杨妃,因之保住了江山,比起只要美人不要江山的陈后主来,还算得上圣明天子。但这是遮遮掩掩的有所忌讳的情感判断。

晚唐诗中反讽玄宗,或同情贵妃,并为其翻案的诗态度明显。狄归昌《题马嵬驿》(又传为罗隐作)曰:“马嵬烟柳正依依,重见銮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公元881年黄巢陷长安,唐僖宗匆匆奔蜀,此为玄宗奔蜀后唐朝皇帝又一次奔蜀。“阿蛮”,指玄宗,因其在杨氏诸姨面前常自称阿蛮(满)^[1]。后两句意:唐帝再度奔蜀,这回阿蛮泉下有知,应该不会再怪罪杨妃了。此是对女色祸国论的深刻嘲讽。就僖宗奔蜀事,韦庄《立春日作》亦云“九重天子去蒙尘,御柳无情依旧春。今日不关切妃事,始知辜负马嵬人”,把君王播迁的责任推到一个女人身上,真乃太辜负、太冤枉杨妃了!

这类含讽刺意味的翻案诗还如“汉将如云不直言,寇来翻罪绮罗恩。托君休洒莲花血,留寄千年妾泪痕”(李益《过马嵬》);“锦江晴碧剑锋奇,合有千年降圣时。天意从来知幸蜀,不关胎祸自蛾眉”(黄滔《马嵬》);“冀马燕犀动地来,自埋红粉自成灰。君王若道能倾国,玉辇何由过马嵬?”(李商隐《马嵬》);“倾国可能胜效国,无劳冥寞更思回。太真虽是承恩死,只作飞尘向马嵬”(张蠡《青冢》);“尘惊骑透潼关锁,云护龙游渭水坡。未必蛾眉能破国,千秋休恨马嵬坡”(徐夔《开元即事》)等。五诗分别言汉将不直言国事而反罪妃子、明皇奔蜀乃是天意不关蛾眉、杨妃虽自埋红粉而玉辇终过马嵬、倾城承恩死飞尘向马嵬、蛾眉未必能破国,都直接或含蓄地为杨妃翻案。“二百年来事远闻,从龙惟解尽如云。张均兄弟今何在?却是杨妃死报君”(徐夔《马嵬》)。据载:张均张洎兄弟是玄宗亲信重臣张说之子,张均时任大理卿,张洎尚宁亲公主,拜驸马都尉。“禄山之乱,(均)受伪

命为中书令, 掌贼枢衡”^[3], 他们兄弟弃玄宗而为安禄山智囊。亲信之臣离君叛敌而去, 一个弱女子却报国死君, 这也是十分深刻的反讽。

如前所言, 还有不少同情杨妃渲染玉碎香销的感伤诗。“路至墙垣问樵者, 顾予云是太真宫。太真血染马蹄尽, 朱阁影随天际空。”(李益《过马嵬》)“佛屋前头野草春, 贵妃轻骨此为尘。从来绝色知难得, 不破中原未是人。”(罗隐《马嵬坡》)“荒鸡夜唱战尘深, 五鼓雕舆过上林。才信倾城是真语, 直教涂地始甘心。”(温庭筠《马嵬佛寺》)“龙脑移香凤辇留, 可能千古永悠悠。夜台若使香魂在, 应作烟花出陇头。”(黄滔《马嵬二首》)“血染马蹄尽”, “轻骨此为尘”, “涂地始甘心”, “夜台若使香魂在, 应作烟花出陇头”, 这些诗虽未明言为杨妃翻案, 但怜香惜玉之情沛然。

此外还感伤红颜薄命美人轻。白居易诗曰“可怜天下父母心, 不重生男重生女”。因杨妃得宠而“姊妹弟兄皆列土”, 但最终埋玉马嵬香消蜀道, 于是有诗“一从杀贵妃, 春来花无意。此地纵千年, 土香犹破鼻。宠既出常理, 辱岂同常死? 一等异于众, 倾覆皆如此”(苏拯《经马嵬坡》)。又“常经马嵬驿, 见说坡前客。一从屠贵妃, 生女愁倾国。是日芙蓉花, 不如秋草色。当时嫁匹夫, 不妨得头白”(于濂《马嵬驿》), 清人林则徐曰“抛得蛾眉安将士, 人间从此重生男”(《题杨太真墓》), 都是对这种美人命薄的感怀。

(二) 宋人多责杨为“祸水”

宋代以理趣为诗, 以议论为诗, 其马嵬诗内涵一是揭示安乱原因——如“功成惟欲善持盈, 可叹前王恃太平。辛苦骊山山下土, 阿房才废又华清”(苏轼《骊山》); “琵琶弦急褒姒州, 羯鼓声高舞臂鞦。破费八姨三百万, 大唐天子要缠头”(苏轼《开元遗事三首》); “朝廷无事君臣乐, 花柳多情殿阁春。不觉胡雏心暗动, 绮罗翻作坠楼人”, “养得禄儿倾四海, 千秋更有一令玄”(黄庭坚《和陈君仪读太真外传五首》); “阖闾千门万户开, 三郎沉醉打球回。九龄已老韩休死, 无复明朝谏疏来”(晁说之《明皇打球图》)。五诗中, “前王恃太平”, “大唐天子要缠头”, “朝廷无事君臣乐”, “养得禄儿倾四海”, “三郎沉醉打球回”, 都是对乱源形象化的思考。忧劳兴国逸豫亡身, 朝政荒废则泰去否来。至于杨正伦“休罪明皇与贵妃, 多数衰盛两相随”(《华清宫》); 司马光“荒林上路废, 温谷旧流微。嗟此非人事, 何须问是非”(《华清宫》); 强至“行人莫罪无情水, 一笑华清是祸源”(《温泉》)等, 探究安乱原因, 多少带有盛极必衰、盛衰相随的循环论色彩或淡化一切是非的苍凉。

宋人洪迈《容斋续笔》卷 2 言: “唐人歌诗, 其于先世及当时事, 直辞寄咏, 略无避隐。至宫禁昵昵, 非外间所应知者, 皆反复极言, 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今之诗人不敢尔也。”宋人诗文有避讳, 君臣观念很强。他们把安乱原因多归咎于杨, 对赐死马嵬持肯定态度, 说到底是“女人祸水”论作怪。难怪陈尧佐《题华清宫》曰: “百首新诗百意精, 不尤妃子即尤兵。争如一句伤前事, 只为明皇恃太平。”所谓“不尤妃子即尤兵”, 即把讽刺矛头指向贵妃或安禄山。请看: 张耒《读再起颂碑》称“玉环妖血无人扫, 渔阳马厌长安草。潼关战骨高

于山, 万里君王蜀中老”; 易士达《牛心寺》称“玉环妖祸根深, 鼙鼓渔阳帝莫禁。不怨锦绷当日事, 怎样归咎牛心”; (位于峨眉山, 唐建佛寺, 名延福院。因处牛心岭上, 故名牛心寺) 易氏另诗《温泉》“当日温泉浴太真, 岂知绣袜解尘生。更于洗滑凝脂处, 尚忆胡儿在锦绷”。三诗中怪称“玉环妖血”、“玉环妖祸”、杨妃“绣袜解尘生”, 给人的感觉简直就是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更有曾觌《玉环山》“天宝胡尘暗两京, 祸从妃子笑中生。玉环两字真堪恨, 好与青山别改名”, 诬杨妃祸唐, 而荒唐地把安徽明光市邵岗乡境内的“玉环山”改名, 好像玉环的名字造成了玉环山的污染。

又如艾性夫《山谷跋杨妃齿痛图……》称“人间宠极皆祸兆, 莫把妖魂幻飞鸟。平生误识安禄山, 马嵬欲死先齿寒”, 诬杨妃魂灵为“妖魂”, 是就《长恨歌》中“在天愿作比翼鸟”而说的。杨冠卿《以浯溪磨崖颂为朋侪寿》称“明皇蠹妖孽, 颠倒由禄儿”, “妖孽”或许是指杨妃。女作家李清照《浯溪再起颂诗和张文潜》也称: “子仪光弼不自猜, 天心悔祸民气开。夏为殷鉴当深戒, 简策汗青今具在。”后两句言外之意是把杨妃祸唐与妹喜妲己褒姒亡夏亡商亡周相提并论。《新唐书》欧阳修宋祁叹曰: “呜呼, 女子之祸于人者甚矣! 自高祖至于中宗, 数十年间, 再罹女祸, 唐祚既绝而复续, 中宗不免其身, 韦氏遂以灭族。玄宗侈心一动, 穷天下之欲不足为其乐, 而溺其所甚爱, 忘其所可戒, 至于窜身失国而不悔!”^[4]看来宋朝的“女人祸国”观念实在根深蒂固!

宋诗也有责李之溺于私情无视苍生者。李觏《读长恨辞二首》曰: “玉辇迢迢别紫台, 系环衣畔忽兴哀。临邛漫道蓬山好, 争奈人间有马嵬?”“蜀道如天夜雨淫, 乱铃声里倍沾襟。当时更有军中死, 自是君王不动心。”前首写明皇返宫, 再经马嵬, 睹贵妃自缢梨树, 哀从中来。“漫道蓬山好”, “人间有马嵬”, 则刺蓬山相思是假, 马嵬丧身是真。后首写明皇西去, 夜雨霖霖, 凄然而作“雨霖铃”曲。对平叛战争中死亡的万千将士, 却漠不关心。诗言明皇溺于一己私情, 而忘天下苍生。真山民《杨妃》: “三郎掩面马嵬坡, 生死恩深可奈何? 瘞骨驿旁何足恨, 潼关战处埋骨多。”当年哥舒翰率 20 万军守潼关, 杨国忠迫令出战, 死亡惨重, “哀哉桃林战, 百万化为鱼”(杜甫《潼关吏》)。而玄宗漠视苍生, 不惜民命, 只沉湎于丧妃的掩面悲戚中, 诗也是直斥明皇重色恋私而误国。

三 元明清诗多方面责李

元明清毕竟是封建正统思想在淡化, 人性开始觉醒。虽然马致远《马嵬坡》散曲“睡海棠, 春交晚, 恨不得明皇掌中看。霓裳便是中原乱。不因这玉环, 引起那禄山, 怎知蜀道难”, 仍弹着“女人祸水”的老调。这个时段马嵬诗的内涵从多方面责李, 或责李悯杨。

(一) “江山情重美人轻”——责李无情

元人杨维桢《杨太真》曰: “万花丛里泽初成, 紫磨金摇不自胜。义髻早知无死处, 不如生不负青陵。”诗以杨妃悔恨的口气说: 早知玄宗在马嵬赐己自尽, 就应该在他从寿王手中夺走自己时效仿韩凭纵身青陵殉情的义举。清朝商璜《马嵬驿》曰“三郎底事太担当, 埋玉伤心傍佛堂。莫谓红颜

真误国,曾将一死报君王。”诗对比鲜明:一方面三郎太郎当,一方面以死报君王。前者太无情,后者却为之殉情。

清人袁枚咏李杨诗达10余首,多责李无情。如《玉环》“五百袈裟回向寺,一枝玉尺有前因。缘何四海风尘日,错怪杨家善女人”;《题杨贵妃》“空忆长生殿上盟,江山情重美人轻。华清池水马嵬土,洗玉埋香总一人”;《再题马嵬四首》又“到底君王负旧盟,江山情重美人轻。玉环领略夫妻味,从此人间不再生”。前诗言君王归责于杨并赐杨自尽是“错怪杨家善妇人”,带翻案的意思。后两诗都斥君王薄情,因为君王“江山情重”,所以长生殿的密相誓约变成了“空忆”,变成了“君王负旧盟”。这种对杨妃痴情害身、誓约成空而责李之诗还如:清崔光斗《咏马嵬八首》:“只为情多误此身,悲啼独向佛堂行。殉身尚带同心结,九死犹余未了情。”“旧宠珍同掌上珠,一朝割爱掷泥涂。玉环尚有重生日,可愿三郎再做夫?”清周乐《马嵬驿》:“鼓鼙动地六军愁,云鬓花容自此休。无复新妆依飞燕,空将私语誓牵牛。”明人贝琼《辛亥七夕》:“五夜海角辍凤梭,长生殿里望星河。玉环另日无穷恨,更比牵牛织女多。”清朝女诗人郭秉慧《杨妃》亦曰:“绝代名花一笑倾,马嵬坡下总无情。凄凉罗袜千秋恨,悔煞长生殿里盟。”“洗玉埋香总一人”,“九死犹余未了情”,“空将私语誓牵牛”,恨“比牵牛织女多”,“羞煞长生殿里盟”,这些诗责李同时对杨寄以深深同情。而明人朱纯《天宝宫词》“玉环忍弃马嵬坡,南内返来意如何。落尽梧桐秋雨夜,悲凉更比寿王多”,借李商隐“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龙池》)诗意,反讽明皇,极言作为古稀老人的太上皇暮年的孤独与悲凉。

清王士禛《马嵬怀古》“巴山夜雨欲归秦,金粟堆边草不春。一种倾城好颜色,茂陵终傍李夫人”,将汉武宠幸的李夫人与玄宗宠幸的杨玉环对比,李夫人与汉武生不能同日而死能同穴,杨妃则埋玉马嵬,孤魂无依,明皇之情,何处得见?赵翼《古来咏明妃杨妃者多失其平,戏作》“鼙鼓渔阳为翠娥,美女若在肯休戈?马嵬一死追兵缓,妾为君王拒贼多”,诗不满于女人祸国的陈词滥调,言杨妃以死缓追兵,为君王建了一功。林则徐《题杨太真墓八首》“在地犹为连理枝,却因摇落正花时。秋风若待歌团扇,那得君王辗转思”,言玄宗对贵妃乃是老夫少妻之思,若杨妃死时已人老珠黄,那情肯定会大打折扣的,“别有生离江采苹”就是明证。

(二)“不道生灵泪更多”——责李有负社稷苍生

明朝李东阳《马嵬曲》曰:“唐家国破君不守,独载蛾眉弃城走。金甌器重不自持,玉环坠地犹回首。”诗将明皇心中的社稷江山与蛾眉杨妃对比,前者是君不守、弃城走,后者是生前独载、死后回首。社稷与美人在明皇的情感天平上发生了严重倾斜。明皇于国家不顾,于苍生亦漠然置之。金人高有邻《马嵬》曰“事去君王不奈何,荒坟三尺马嵬坡。归来枉为香囊泣,不道生灵泪更多”。据史,唐玄宗自蜀返长安经马嵬,祭杨妃墓,下诏改葬。移葬时发现杨妃胸前所戴香囊,玄宗睹物伤情至于泣下。诗后两句意为因安史之乱而家破人亡的百姓,生灵涂炭,悲泪成河,而君王只泣私情,根本无视民生痛苦。

袁枚《马嵬四首》“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诗由白居易《长恨歌》想到杜甫《石壕吏》,“三男郾城戍”,“二男新战死”,世乱中的民间疾苦比起深宫中的帝妃恩怨,不知要深重多少倍!诗是有感于《长恨歌》与其他怜李惜杨诗歌而言的,但所体现的君轻民重观念与前引宋朝李颀、真山民诗,可谓一脉相承。

(三)“祸端自是君王启”——责李荒于国政

“不信曲江信禄山,渔阳鼙鼓震秦关。祸端自是君王启,倾国何须怨玉环。”(清赵长龄《马嵬》)“龙武空传仗钺威,延秋门启夜乌飞。若教郭李从西幸,肯舍强藩杀贵妃?”(清毕沅《马嵬咏古》)前诗责玄宗不信张九龄而宠信安禄山以致乱。当年九龄与太子李亨等,多次言安禄山欲反,玄宗不仅不追究安禄山,反而将言安氏反者转交安氏处置,难怪诗说“祸端自是君王启”。后诗假设当时随玄宗西逃者是智勇双全的郭子仪、李光弼,则不会招致马嵬兵变。袁枚《马嵬四首》“不须铃曲怨秋声,何必仙山海上行?只要姚崇还作相,君王妃子共长生”,也是言玄宗用人之误与讽谏缺失。历史不能假设,实际情况如唐元稹言“开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渐渐由妃子。禄山宫里养作儿,虢国门前闹于市。弄权宰相不记名,依稀忆得杨与李”(《连昌宫词》)。袁氏《再题马嵬四首》“万岁传呼蜀道东,鬻拳兵谏太匆匆。将军手把黄金钺。不管三军管六宫”,也言用人不当,陈玄礼“兵谏太匆匆”,“不管三军管六宫”,逼使明皇赐死贵妃。诗之所议,只是一家之说。

赵翼《马嵬坡》“宠极强藩已不臣,枉教红粉委荒尘。怜香不尽千词客,召乱何关一美人。烽火自明孤驿夜,野花犹泣故宫春。谁知几点胭脂泪,别有生离江采苹”。此诗旨意其一,明确谁负安乱的责任并再为杨妃翻案,“宠极强藩”养虎为患,“召乱何关一美人”!其二,讽刺李感情之虚伪:一面“犹泣”“胭脂泪”,一面“生离江采苹”。“倚仗营门泪数行,君臣此际太仓皇。兴元一诏三军泣,何必伤心向佛堂?”(袁枚《马嵬四首》)末两句“兴元”,为唐德宗李适年号,当时李希烈田悦等反叛,形势危急,德宗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公元784年德宗回京后改元兴元,下罪己大赦诏。之后有人言于德宗:“山东宣布赦书,士卒皆感泣,臣见人情如此,知贼不足平也。”诗说玄宗在马嵬兵变时若能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像后来德宗那样下诏罪己并大赦天下,则可以挽回军心,绝不至于使杨妃缢死佛堂。前诗责其宠安氏已大误,后诗责其错而不悔乃再误。

[参考文献]

- [1] [五代]王仁裕,等.开元天宝遗事十种·明皇杂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36
- [2] [五代]王仁裕,等.开元天宝遗事十种·杨太真外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35
- [3] [后晋]刘昫.旧唐书·张说传[M].长沙:岳麓书社,1997:1902
- [4]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玄宗纪[M].长沙:岳麓书社,1997(1):84